



世界名人传记

The Bronte Sisters
朗特三姐妹文集

梁虹◎译

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(二)

梁虹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毫米 32开

字 数:770千字

印 张:35

版 次:2009年3月第2版

印 次:2009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887-5

定 价:175.00元(全7册)

到了天黑的时候，阿狄拉出了书房，去找索菲同她玩，我非常之要见洛赤特。我很留心的听楼下响铃，我很留心的听利阿上楼来送信；我又好像有时听见洛赤特的脚步响，我转脸向门，盼望是他推门走进来。门还是关着的，只有黑暗从窗子进来。然而还不到十分晚，他有时等到七八点钟才请我去，这时候不过是六点钟，我今天晚上，有许多话要同他说，他万不能令我失望的！我要同他再提格礼士普尔，要听他怎样的答我；我要问他，当真是这个女人放火的么；倘若果真是她，为什么他要严守秘密，不敢宣布。我问他的话令他生气不生气，我只好不管；我有时候特为麻烦他，有时候我又安慰他，我很以为乐；我是欢喜作乐的，却是我自然而然就晓得不至作得过火，我自有限，不使他发怒，我却是很要卖弄我的手段，不到界限，我是不罢手的、我很留心尊重我自己的位分，凡事无不尽礼，极恭且敬，我仍然是很能够无畏无惧，不受束缚的，同他辩驳：这样办法，彼此都相宜。

后来听见楼梯有脚步声；利阿果然走进来，但是只说茶点已经摆好，在弗菲士太太屋里。我是很喜欢进去那屋子，很喜欢下楼，我以为那里离洛赤特近些。

弗菲士太太说道：“你一定想吃茶点了，中饭你吃得很少。

我恐怕你今天有点不好过，你脸色不宁，好像是发热。”

我答道：“我觉得很好，向来没得这样好。”

她说道：“既是这样说，你得现出好胃气，多吃茶点，证明你身体觉得比向来好。我一面收拾活计，请你泡茶。”她收拾好了站起来，拉帘子。

她从玻璃窗向外看，说道：“今晚虽不见星光，天气是还好；洛赤特总算是遇着好天气，走远路。”

我说道：“走远路么？洛赤特先生出远门么？我不晓得他出门。”

她答道：“一吃过早饭，他就走的！他到爱士顿先生家里去，离这里有三十多里路，我相信那里有个聚会——英格林贵族，临爵士典特大佐，都在那里。”

我问道：“他今晚回来么？”

她答道：“今晚不回来，明天也不回来；我看他很像住一星期，还许不止。阔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包围住都是华丽热闹的事物，那一样不是娱乐的事，是不会匆匆忙忙就散的。况且碰着这种机会，男客是最受欢迎的。洛赤特先生，在社会中，是很有手段，很活泼的人，人人都喜欢他的，夫人小姐们，尤其喜欢他。你也许以为他那种面貌，神气，不为她们所喜欢；但是我看他的学问才干财产世系，很可以补救他面貌的不足。”

我问道：“那地方，有夫人小姐们么？”

她答道：“那里有爱士顿夫人同三位小姐，这三位少年小姐，是很漂亮的；此外还有尊贵的布朗西英格林小姐，玛理英格林小姐，我猜都是十分美貌的。六七年前，布朗西还是十八岁

的时候，我曾见过，洛赤特在家里庆贺圣诞，开跳舞大会，她来过，那一天我们的客厅，装饰得十分华丽，满厅都是灯火！我想至少也有五十位男客女客，都是世家；那天晚，英格林小姐是最美。”

我问道：“弗非士太太，你说你看见过这位小姐，她是什么样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见过她，饭厅门是大开，因为是圣诞，仆人们都可以在堂屋看热闹，听女客们弹琴唱歌。洛赤特请我进去，我进去，坐在一个冷清角上。女客们很多，很华丽，少年的女客，尤其穿得很华丽，很好看；那天晚上，英格林小姐，诚然是女中之王后。”

我问道：“她是什么样？”

她答道：“这位小姐，身长，身材可爱，两肩斜垂，脖子长，面皮微黑而清，五官名贵，两只眼很像洛赤特的眼，大而黑，光彩射人，很像金刚钻，头发丰盛而黑，梳得很好看，从后面结成辫，卷发覆额，通身是白衣裳，蜜蜡色的披肩，发上簪的一朵蜜蜡色的花，同黑头发很相衬。”

我问道：“众人自然是很赞美她？”

她答道：“是的他们不独称赞她貌美，还称赞他的才艺，那天晚上，她还唱歌的，还同一位男客同弹琴，她还同洛赤特合唱。”

我问道：“洛赤特先生唱歌么？我不晓得他能唱。”

她答道：“他的喉咙很洪亮，又极好音乐。”

我问道：“英格林小姐是什么喉咙？”

她答道：“她的喉咙很丰富，很响的，唱得是真好听。她唱歌很令人满意，她唱过之后弹琴，我是不懂得音乐，洛赤特却是个行家，我听他说，那位小姐弹得非常之好。”

我问道：“这位美貌多才的小姐，还未嫁人么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看是未出嫁，我猜她没得多少财产；她的妹妹也无多少财产。英格林贵族的家产，是传子的，不能分析的，全归长子承受。”

我问道：“为什么没得贵族或是上等人，看上他呢？譬如说的话，为什么洛赤特不娶她呢？洛赤特是很有钱的，是不是？”

她答道：“他是很有钱。但是年纪相差得很远，洛赤特已经快到四十岁的人，那位小姐今年不过二十五岁。”

我说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年纪相差很多的，天天都有结婚的。”

她答道：“我没吃什么，我觉得很渴。请你再给我一杯茶。”

我正要再提洛赤特也许会娶那位美貌小姐的话，刚才阿狄拉进来，改了话柄。

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把我所听的这一番话，细细审查一番，看看我自己的心，细考我的思想同情感，设法把我的渺渺茫茫的思想，收拢归槽，不使泛滥无归。

我就控告我自己，自两星期以来，我就有了一种普通思想，自从昨晚的事发生之后，我就发生情感，发生希望；这时候我把道理来对付，才晓得我自己为幻想所侵，令我失却我的脚踏实地，我就判决我自己的罪状，说道：“世界上再没得比你简·爱还更傻的傻女子了，人家的谎话说得好听，你就信以为真，吃了毒药，还当作是甘露。”

我又说道：“你以为你是洛赤特所最喜欢的人么？你以为你有本事，能令他欢喜么？你以为他看你是他的要紧人么？你走你的罢，你这种傻思想，真是令人心里作恶欲呕。有时他表示喜欢你，你就觉得快乐，这都不过是世家男子，混世日久的人，对待手下人，同初涉世的人一种手段。你就胆大起来么？你这个糊涂可怜的东西。你若是为自己打算，也该明白些你今早把昨晚的情形，又说一遍，你自己不觉得害羞吗？你赶快拿两只手，盖住脸，他说过两句话，恭维你的眼睛么，你是一条瞎眼的小狗。你该睁大眼皮，看看你自己的胡思乱想。东家恭维你，不是什么好意思，你以为他当真要娶你么？无论什么女人，若不是个疯子，千万不能心里害单思病若是所想的男人不晓得，或是虽晓得而不爱你，这种病是要送命的；若是对方晓得了，恋爱你，一定会闹到不可收拾，不可摆脱的。”

“简，你听我的判断：明天你照着镜子，拿块粉笔，描你自己的尊容，却要的的确确的照着镜子描，丝毫不许增减的：凡是有瑕疵的地方，不许稍微减轻，丑恶的脸纹，一条都不许减少；描成之后，题几个字，说道：‘保姆画像，无瓜葛，贫穷丑陋。’”

“随后拿一块极光滑的象牙片；和好了最鲜艳的颜色；拿一管极细的驼毛笔，在象牙片上，画上个世上绝美的女子脸；按着弗菲士太太所说布朗西英格林的面貌，填起颜色来；不要忘记黑头发，东方女子的眼睛身上穿的华丽衣服，所戴的首饰，画成之后，也题几个字，说道：‘布朗西多才多艺的贵族小姐。’”

“以后无论什么时候，你以为洛赤特待你好，看上你，你就把这两张画像，拿出来比较，你就说：‘洛赤特若是要赢得这位

贵小姐的爱情，他是很容易作得到的，他对于那个贫穷不相干的平常人家的女子，能够有什么爱情么？梦想罢了。’

我听了这判断之后，我答道：“我遵判照行。”我一打定这个主意，我就镇静了，也睡着了。

我当真的不食言，不过费了一两点钟的时候，我拿粉笔，描好了自己的尊容；不到两星期，我就在象牙片上，绘一个着色的绝美的女子。我作这两件事，很有点益处。因为使我心手都不闲，并且把这件事体的得失利害深印在我心里。

过了不久，我很有理由庆贺我自己，受过这番纪律，因为以后我遇见有事，都能够用镇静处置。假使不经这番训练，我就许遇事手足无措的。

第十七章 炎 凉

过了一星期，并无洛赤特回家的消息，过了十日，他还未归来。弗菲士太太说，他也许从那里一直到伦敦，从伦敦去大陆，过了一年才回来，这是不足为奇的，想不到的忽然就走了，他是作过的。我听说这番话之后，起首觉得发寒，心弱无力，还居然觉得失望。但是我振作精神，记起我自己的宗旨，我就恢复原状；我自己说，我为什么对于洛赤特的来往行动，这样关切？我说道：“你同唐菲大宅的主人，毫不相干，不过是因为你教一个

小女孩子，每年受若干佣金，你若是尽了职责，他好好的待你，你就感谢他，你同他的关系，不过如此。你为什么还要触动你的柔情，对于他有什么悲喜呢？他同你阶级不同，你还是顾住你自己的阶级，你要自爱，不要枉费爱情，你妄把爱情给他，他是不赏收的，看不起。”

我作我日常的公事，心里却是泰然的。但是禁不了偶然发生要离开唐菲大宅的思想。心里常打告白草稿，盘算将来的馆地；这种思想，我却不去拦阻；因为将来或则可以变为事实。

洛赤特离家过了两星期之后，有一天，邮局送来一封信给弗菲士太太。她一看封面说道：“这是东家的来信，我们总可以晓是他回家不回。”

当她一面拆封，一面读信，我一面喝我的咖啡。咖啡是热的，我脸上发红，我说是因为吃热咖啡的缘故。我那时候两手发抖，把咖啡泼倒了一半在碟子里，我却不说是为什么缘故。

她说道：“我常说我们这里太寂寞，但是不久我们这里却要大热闹了，至少也要热闹几天。”

我把阿狄拉的围巾弄好了，再给她一个小面包，又同她倒满一杯牛奶我才问道：“我猜洛赤特不能怎么快回家。”

她答道：“他快回家了，他说三天回来；这是下星期四，他还带许多人来。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阔客，同他一道来。他吩咐把所有的好屋子都先收拾了；把书房同饭厅，都要打扫收拾好；还要把左尔治饭店同别处的人找来帮忙；那些女客也要带女仆，男客还带跟人来，不久，我们这里都要住满了。”弗菲士太太赶忙把早饭吃了，立刻吩咐收拾起来。

这三天真是忙到了不得。我以为这所大宅子的房间，铺陈得极好的了，不必怎样的打招聘收拾，谁知不然。另外雇了三个女人，终天的洗刷打扫，非常之热闹。阿狄拉跑来跑去，好像是发了狂，吩咐索菲把她的衣服首饰，都预备起来，书是不能读的了。弗菲士太太还要我帮忙，我整天在库房里忙学作各种点心，陈列各种果点。

客要是星期四午后到，六点钟吃大餐，这几天我也是活泼热闹到了不得。没得工夫去驾空中楼阁；然而偶然总还觉得不高兴，胡猜胡想。这是说我在三层楼时候的话，我看见格礼士普尔在过道上走过，最奇怪的是，格礼士的习惯举动，只有我一个人很注意；其余的人都不理会她；没得一个人讨论她在这宅子里，处的是什麼地位，作的是什麼事；也没得一个人可怜她寂寞无聊的。我有一次却听见利阿同一个暂时雇用的作粗事女人谈话，谈的是格礼士，前半截的话，我却没听见，只听见那作粗事的女人说道：“我猜她领很好的工钱。”

利阿说道：“是的，我很羡慕他，我并不是不满意，诉苦，唐菲大宅待人是很宽厚的；但是我的工钱，还不够格礼士的钱五份之一。她却很积蓄下几个钱，每季去银行一次。我看她积蓄下来的钱，很不少了，她很可以自立，不必在这里混饭吃的了；大约她是住惯了，不愿意离开；现在她还不到四十岁身体还是很结实的，还能作事，还未到不作事的时候。”

那作粗事的女人问道：“她许是个好手。”

利阿答道：“呀，她很晓得作她那一部分的事，别人赶不上她，她所作的事，不是人人能够作得到的；那怕同受一样的工

钱，也是作不到的。”

那女人答道：“那是作不到的！！我不晓得主人……”

那女人正要往下说，碰巧利阿掉过脸来，看见我，立刻拿手肘推那个女人。

那打粗女人低声问道：“那女人不晓得么？”

利阿摇摇头，她们两人就不交谈了。我过后一想，我就晓得唐菲大宅里，有一件秘密事，特为不让我晓得。

星期四到了，早一天晚上，什么都预备好了。当天午后，弗菲士太太也打扮起来，穿的是的黑缎子长衣戴上手套，挂了金表；她是要欢迎客人，带领女客到各人的房里。索菲也把阿狄拉打扮起来；我是不必打扮，我还是在我的课堂，这课堂就是我的“安乐窝。”

弗菲士太太匆匆忙忙的走进来说道：“天很晚了，客人还未见来，好在我吩咐迟一点钟，预备大列，现在已是过六点钟了。我已打发约翰到大门外的路上看，从那里看得见很远的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走到窗户，向外望说道：“约翰来了。”伸头向外问道：“约翰，有消息么？”

约翰答道：“玛当，他们来了，还有十分钟就到了。”

阿狄拉如飞的跑去，从窗户往外望。我跟了去，站在一旁，有窗帘遮住，我可以能见人，人看不见我。

随后客人果然到了，好不热闹。最先是四位骑马的跑来；接着是两轮敞车。有两位骑马的是少年；骑黑马的是洛赤特；他那只狗跑在马前；同他并排骑马的是一位女客，他们两人先到。这位女客，穿的是紫色骑马服装，其长拖地，风吹面纱，露

出发亮光的黑头发。

弗菲士太太说道：“英格林小姐！”立刻走出去迎接。

接续还来了许多人，快到宅门，转了一个弯，我就看不见了。阿狄拉要下楼；我把她抱在膝上，告诉她不要去看来的客人，吩咐她去，她才好去见的，不然，洛赤特先生是要生气的。她滴了几点泪，我板下脸来，她把泪擦干。

堂屋里都是说话声，我听见洛赤特说话，听得很清楚，欢迎客人；随时听见轻脚步登楼声，走过道声，笑声，开门关门声。

阿狄拉忙得连东西都忘记了吃，我问道：“你觉得饿么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觉得饿。”

我说道：“女客们都进了各人的屋子，我可以趁这个时候下楼，找点东西给你吃。”

我从我那藏身之地，很小心的走出来，找着后楼梯到了厨房。厨房里是一派火光，说不出那里忙乱。下人房里有两个车夫，三个跟人烤火；女仆们是跟女主人到楼上了，我走到食物橱，拿了些冻鸡，面包，甜点心，刀叉盘碗，匆匆忙忙的走回去。到了过道，正要关后门，听见女客们要出来的声势，我若是要回到课堂，必要从她们的门口走过；我只好站在这一个黑暗地方。

果然女客们从房里出来衣饰是非常美丽，是我向来未见过的。

我看见阿狄拉听开课堂房门向外看，同我说英国语道：“很美的女人！我很想去见她们，你想看，洛赤特先生饭后请我们去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不会请我们去的，洛赤特先生很忙，想不到请我

们去的。今天晚上，你不必管那些女客也许明天你可以看得见，你吃饭罢。”

她真是饿了，她吃冷鸡，吃甜点心，暂时把热闹事忘了。幸亏我找着点吃的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同索菲、阿狄拉三个人，今天晚上是要挨饿的。每人都在楼下忙，那里会想起我们来呢。一直到了九点钟，方从大饭厅把食余的果点端出来；十点钟的时候，人们还在那里送咖啡。阿狄拉说，终夜的开门关门声响，吵得睡不着，我只得让她迟点睡觉。她还说道：“我若是先脱衣服，预备上床，万一洛赤特先生要我下楼，我怎么来得及呢？”

我当下对她说些故事，替她解闷，等到她听故事，听厌烦了，我领出去露台上，听见音乐声，唱歌声。我从歌声感觉中要留心分析，专听洛赤特的歌声；分辨清楚之后，又要留心听他所唱的歌词。

我听见打十一下钟，阿狄拉困倦了。我把她抱到她床上睡，一直到了一点钟，客人才散，各归寝室。

翌日，天气极好，客人出去在附近的地方，游览，有骑马的，有坐车的。我看见他们去，看见他们回来，女客骑马的，只有英格林小姐一位，仍是洛赤特骑马陪她。他们两人在前，同其余的人离开远些，弗菲士太太也站在窗户看，我对她说道：

“你说他们两个人不见得想结婚，但是你看见的，洛赤特只喜欢英格林小姐一个人。”

他答道：“是的，他称赞这位小姐是无疑的了。”

我说道：“小姐也称赞他，你看小姐斜着头向他，好像是对他说秘密话。我很想看看小姐的脸，我连一瞥也未得见过。”

她答道：“今天晚上，你可以见得着她，我偶然对东家说道：‘阿狄拉很愿意有个介绍她见这些女客。’”他说道：“哦，吃过大餐后让阿狄拉进客厅来，请爱迩小姐陪他。”

我答道：“是的，他说的不过是句客气话，我晓得的，我可以不必去。”

她答道：“我本已替你说过的，我答他道，他不惯应酬，我想你是不愿意在这般的热闹的阔客队里出现，况且你一位来客也不认得。他答道：‘这是胡话，若是她反对，你就告诉他，是我的意思请他来的；若是她抗拒，你就说我自己来带她去。’”

我答道：“我不必他这样费事，既然是不能不去就只好去，我却并不喜欢去。弗菲士太太你也去么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有词可措，他免了我一去。我来告诉你一个法子，你可以不必规行矩步的，作正式进客的样子，最讨厌的就是这一节。你当客人吃饭未散之前，你先进客厅，你喜欢坐在什么清静些的地方，你就坐下；男客们进来之后，不久你就可以走；但是你若愿意不早走，也无不可。不过你只要洛赤特先生看见你在客厅，就是了。随后你只管出来，是没得人理会的。”

我问道：“你看他们在这里住得多久？”

她答道：“也许住三星期，不能再多了。过了复活节，临爵士已被选作这里的议员，就要进京，我看洛赤特是要陪他去的。他这次在宅子里，住这许久，我觉得很诧异。”

快到要进客厅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怕。阿狄拉听见要她去，是欢喜到发狂，一直等到索菲同她打扮好了，才安静下来。打扮好了之后，她变作很严肃的。好像一位裁判官那样严肃，

却不必多嘱咐她不要弄乱了衣服，她安安静静的坐下，动也不动。我自己一会就扮好了，穿我最好的银灰色长衣；顺好头发；别上一个珠子别针；我们两个下楼。

我们从另外一个门口进客厅，里头无人，火炉里生好了极旺的火。到处都是灯烛，所有的桌子上，摆的都是极名贵的鲜花。

阿狄拉还是一样的严肃，坐在一张小凳上。我靠窗户坐下，坐桌上取了一本书，打开来读。阿狄拉把凳子挪过来，坐在我脚下不久，她摸摸我的膝，我问她什么事，她说她的打扮还欠不完全，缺少鲜花。

我说道：“你不要只想人的打扮，你若是要花，我可以给你一朵。”我拿了一朵玫瑰花，替她插上，她才满意。我掉过脸去，躲着微笑，看见这小小年纪的女孩子，巴黎的派头十足自然而然的专事打扮，我禁不住又好笑，又难受。

过了一会，大帐幔拉开，一群女客们走进客厅。

一数不过是八位，穿白的多，我站起来，对她们哈腰，有一两位点头还礼，其余的只瞪着眼看我。

她们分散坐下，脚步轻快，很像羽毛丰盛的白色禽鸟走动；也有斜靠榻上的，也有低头看花看画的。后来我才晓得她们的名字，我不如先在这里细说一遍。

我先说爱士铎夫人同两位小姐。这位夫人从前一定是很美貌的，现在还可以看得出来。她的大女儿叫阿米，身材小，孩子面貌，孩子举动；第二的叫路易沙，身长，比她姊好看些，漂亮些，姊妹两人皮肤都是白的。

临夫人是个大胖子，年纪约四十岁，身子是直挺挺的，穿得很阔，神气骄蹇。

典特大佐的夫人，打扮得较雅，很有名贵太度，身材小，和霭脸，淡黄头发，我喜欢她的装扮，以为比那位爵士夫人好看。

但是最显著的，还是英格林母女三人。三位身材，都是很高的。这位夫人有四五十岁年纪，头发还是黑的，牙齿完美无缺，身量很好看；但是她的神气态度，骄傲到不可亲近。两只凶横的眼，令我想起李特太太来；她说话的声音很深沉，仿佛是说出来就是号令，不能驳的，令人听了难受。

布朗西同玛理两姐妹，是一样很高的，玛理弱小，同身高不称；布朗西的肢体很匀称，她是个好骑马的女人。我自然是最注意的是她：第一层，我要看她同弗菲士太太所说的是否相符；第二层，要看看她的面貌，同我所从幻想画出来的小像，有几分相似；第三层，我只好实说出来罢，我要看看她是不是洛赤特的意中人。

说到她的五官肢体，却同弗菲士太太所说的，同我所画的，大概都相符。果然是身量名贵，两肩斜垂，颈勃子很好看，黑眼睛，黑卷发；但是她的面貌神气，却大不相同，她的脸很像她母亲，是个年轻无丘壑的脸，额低，神气骄傲，却不同她母亲那种愁惨脸。这位小姐，却不停的大笑，不过她笑里离不了讥刺人。她的两唇，很流露骄傲状态。

我常听说，凡是有天才的人，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是有天才的，我不能说英格林小姐是否有天才，她却很流露出来，她自己觉得有天才。她同典特夫人谈植物学，夫人却似乎不懂得植